（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）

□畫報材料　（父剛）

近日上海畫報盛行、常常有些老朋友、乖乖賦贓寫信給我、請我惠賜一些材料、我說、這眞糟了、你們要是辦字報、（非畫報對於畫報、只得稱字報）無論文言白話、詩詞歌曲、我還可以對付一下、你們辦畫報、我又沒有拜過吳昌碩的老師、我又沒有做過藝術叛徒的信徒、叫我拿什麼來應命呢、呵呵、有了、橫豎你們講究模特兒、女性模特兒固然歡迎、男性模特兒、未必就好拒絕、你們果眞缺乏材料、何妨帶一位攝影師、把我的模特兒攝去、倒也好做個彌衡第一、顯出我的清白之身、不過有一件事、我先要在此聲明一下、我是守定老子『不爲天下先』的人、你們如要我的模特兒、必須先請你們各大畫報的經理或排板（字報稱編輯、畫報只能稱排板）躬自展行以資提倡啊、

□中日親善　（宰宇）（主宙）

現在上海灘上的學校、眞正多得無其數、一條街上、總有幾只學校、什麼大學啊、專校啊、學院啊、書院啊、五花八門、筆難盡述、其中除此[illegible]生的、敝主敢說至少要佔十分之九、那[illegible]學校、簡直是學店了、日下貴河路上又添了一爿學店、店名喚做歐文書院、聽說開辦已有三年、倒是塊老招牌啊、該店起先彷彿在南市、今夏才北遷、現在所租的是一座小洋房、近加髹漆、紅磚朱瓦、煥然一新、可是他的右隣、是一家東洋学子、牌子喚做二小、這裏有一扇爲門、可通歐文、有時這塊的陰性、跑到辣塊去玩玩、也有時辣塊的陽性、跑到這塊來且逛、這兩院裏的人們、跑來跑去眞是鄰居啊、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、那般裙股翻翻的東洋賣笑人、不論風雨、總是在大門口招徠過客、鶯啼燕語、歡聲四徹、害得那歐文書院裏的辦事先生們、個個輾轉反側、不能成寐、說不定有時候還要跑過來實行那中日親善呢、那時這塊的陰性、眞得其所哉了、寄語好色的讀書先生們、快到歐文書院裏去報名、可是不要因此忘懷了你們所提倡的『抵制日貨』才好呢、

□消夏食譜　（老吃）

黃甲蟹、產於浙之年浦、又名黃甲蟹、因蟹汛時出產最多、故名、該處每百文可購一二三隻、四五月間、海上番菜館有名青蟹者、每隻須售一元二角、即此物也、盛署時稍賤、其肉絕鮮嫩、一蟹肉尤豐滿、較勝蟹可口萬倍、惜無黃耳、以之出肉、同新鮮洋子管烹炒食、誠署天絕好之下酒物也、此菜閩館中皆備、

斷鱔產於內河、有大小嘴二種、嘴大者、名雞鰻、喜食拋棄河中之死狗死貓等物、食之味帶泥屑氣、頗碍衛生、嘴小者、專食小蝦細魚、雖投以蚯蚓亦不食、其清潔可想、現時最當令、析穀後、取谷樹葉、洗將干淨、用陳酒水糖文火煮炙、味勝熊掌之掌、惟過白露鱧生鐵骨、芒刺唇舌、頗不良於食矣！！

□請教小田

上期『大報』載小田君之道廳劇話、中有『發音之源有脣、齒、喉、舌、牙、之別、惟齒音有尖團之分、如尖、進、宗、將、等字皆尖、堅、金、斬、中、等字皆團、』云云、予讀而疑甚、以予所知、齒音古分正齒齒頭、正齒爲照、穿、牀、審、禪、五母、凡此五母中字、皆所謂團音也、齒頭爲精、清、從、心、邪、五母、凡此五母中字、皆所謂尖音也、今如小田君所舉尖進等字、皆屬精母、謂之尖音、是誠不誤、惟堅金二字則屬牙音（今名淺喉）之見母、而中字則屬舌上音之知母、皆非齒音、小田君指爲團音何也、中字作團、猶可說北音『知』『照』不分、若『堅』『金』則決不能指爲齒音、必以爲團、詎非矛盾、按北音凡齒頭之齊撮二呼字、往往讀成淺喉之齊撮、如精讀京、焦讀交、青讀輕之類、尖雖之與堅金、彷彿同此、小田豈遂以此爲尖團之別乎、總之、既曰惟齒音有尖團、則堅金不當爲團音、以堅金爲團音、則不當謂惟齒音有尖團、否則小田乃不知喉齒之別、而以堅金爲齒音、抑或不知尖團之分、而以喉音爲團音、二者必有一於此、如曰不然、則請有以語我來、

□如是我聞

□文壇點將錄（二）　（蒋書生）

天機星智多星吳用　陳冷血

贊曰　好爲涼語、善運巧思、先是學究、（陳先生曾爲學校教師）後作軍師、（迭任報館總編輯）曰智多星、庶幾近之、

[illegible]不肖生

贊曰　公勝先生法力高、不肖先生學術妙、江湖奇俠筆底傳、六丁六甲懸呼召、（不肖生之精擅學術、猶入雲龍之善使法術、不肖生近作江湖奇俠傳一書、所記多鬼神之事、以之相擬、尤爲允當）

天勇星大刀關勝　包天笑

贊曰　躍馬橫刀、仰天大笑、[illegible]當一面、其志不小、

天雄星豹子頭林沖　王鈍根

贊曰　禁軍教頭、有刀削鐵、[illegible]見汪中、壯士失節、（鈍根編申報新申報等附張、資格極老、後[illegible]爲鐵買走京師、明折閱頗巨、近爲某公司編某某報、則猶之林[illegible]頭入[illegible]見[illegible]也、）

□漂方記書後　（君蘭）

上期載老吃君漂方記、不佞以所言鑿鑿、不類虛擬、故登刊之、而與事實又多矛盾、乃復加以按語、蓋老吃謂方乃徐樂里之方、而又大世界唱戲之方、謂張乃米店歇業之張、而又羣芳台捧客之張、茲經調查此事眞相、蓋上海本有二方、一小花園之方瑞珍、即在大世界羣芳台唱曲之方也、一徐樂里之方瑞微、非方瑞珍也、瑞微綽號爛蘋果、因兩頰有凍瘡疤、與爛蘋果絕似也、漂方記所記、記爛蘋果之事也、非瑞珍之事也、瑞珍家客之張姓者、祇一人、瑞珍色衰、已爲主政、並不應局、瑞微則年事較幼耳、以老吃君謂方爲大世界唱曲之方、張爲大世界捧客之張、又謂因捧於是微之、因微於是做之（做花頭也）因做於是漂之、於是乎吾乃誠矣、於是乎吾乃謂爲與事實不符也、

『孤大少爺』由洪深導演、劉將攝影、不日可以試映、（鞋）

劉豁公徐小麟鄭子褒張光宇諸君合辦之『三日畫報』、已於昨日出版、銷路甚佳、

實報人汪某前與同業王春山在與平街打架、王即托穆安素律師起訴、後由捷音公所出而調停、罰汪在公所宴請同業了事云、（飛）

□赤色水缸　（老吃）

大報丁悚繪赤染缸一、旁立一人、執一人作欲擲勢、蓋意含譏諷、初固無其事也、某日、工會在滬軍營發救濟工資、時因人多擁擠、爲防弊計、設赤色染缸一、交資後、該工人須納手於缸、染成赤色、始揮之去、因恐其取後再取也、一時數萬隻赤手游行於高昌廟一帶、誠洋洋乎大觀也、或曰、工會爲防弊計、事尚可行、然又何必取乎赤色、藍色、綠色、何皆可用而不用耶、於是旁觀者皆謂赤化云、

□新少年公司女明星王慧仙女士

浦濱鬼域（九）　（黃浦灘）

那北海甲等商業學校裏的校長、在上海倒也有些微名、廣東人、姓廣、名貫灼、工業編書局裏的英文總編輯、威海衛路有一座七層樓大洋房的中國天蘇教學會、那會裏的外國會員和中國會員、有好幾百、而貫灼曾被舉爲正會長、海外非常、他對於這北海學校、本來是毫無關係、因他貫北海學校的乾俸五十塊錢一月、所以願意做北海學校的一塊招生招牌、加之北海學校採用了男女同學制、於是生意非常之好、講到那學校裏管理之好、部人敢寫張包票担保、全上海無出其右、人家說島託大學怎樣那樣、孔方大學怎樣那樣、但總不及北海學校、本報也曾經把北海的優美成績、褒揚數次、不過還是只知其一、不知其二哩、豈東既是這麼聰明、在北海商業學校裏、當然是可稱高足、

易卜生群鬼改編　社會悲劇　親阿哥

◉注意雅俗共賞的骨子戲　▲有特別新佈景

有其父、必有其子、有其母、必有其女、這雖不能一概而論、但是也很有道理、親阿哥不認得親妹妹、至於相親相愛、要打破貧富階級、結爲美滿的姻緣、他的娘子知道了說他是死鬼復活、做親阿哥的、甚至於不怕違背親娘的意思、用他一想情願的愛情、這實在是他的色情狂的病太深了、醫生一句話、說得再好都沒有、他說父親作的孽、再在兒子身上發作、如此看來、非但梅毒要遺傳、就是性慾也遺傳得很利害呷、眼前性教育很有人注意、易卜生的戲劇、也很有人注意、我們既然有老客串求再演一本同好妹妹相彷的新劇、來改良改良風俗、又爲易卜生的羣鬼一劇、很有意思、特地改編了排演出來、不過他的原腳本、暗幕太多、對白太多、演來未免冷靜太過、所以又拿暗藏的情節、明裏表白的情節、一齊加添出來、編成明幕、使得看客容易明瞭、趣味格外深濃、而且又把林琴南先生所譯的梅孽小說、作爲根據、大凡羣鬼裏有的情節、而梅孽裏獨有的、一齊都排演出來、但是自己不敢自以爲是、只好把羣鬼另外改成親阿哥、不用羣鬼、也不用梅孽、以免唐突名人、愛看笑劇愛戲劇的諸君、請來一看這顯明瞭的骨子戲、

藝術叛徒之波瀾

（四）通與不通……（世評）

本報二〇六期藝術叛徒更正、有謂『題之通與不通、自有世評、』者二〇四期黑甜君藝術叛徒稿、並未有一字說叛徒題語之通否、不知叛徒何故說及不通二字、且玩其語氣、一若恐人之說其不通者、然彼既言『自有世評』、則我何妨評之、但我評此等別字詩、殊瀆我筆墨耳、今閱二〇七期好事者君已評其『中流砥柱』一詩、間彼『滚滾的江流流到那裏去』的滚字、作動詞抑形容詞用、『突兀的頑石砥柱了中流』的砥柱、作名詞抑動詞用、及戰抖抖三字作何解、叛徒當然噤若寒蟬、或自知羞退矣、則叛徒或尚有多識若干字義之希望、爰再將題玉閣一詩之通與不通告之、使叛徒衆有進步、且叛徒更正又有謂『黑甜君強爲割裂』云云、則彼割裂兩字之意義、尚未了解、蓋割裂者、割裂涵者爲不能也、今二〇四期黑甜君所記之詩、因記憶之模、略舛數字、其於意義、與原詩完無更動、詩云『我看見了你的嬌嫩、使我陶醉了、看了你的挺直、又使我起敬、這樣混濁的世界、如何可以久存你的蹤跡』、除別字之外、語皆通順、而叛徒原詩、則爲『自從孩時、就看見了你、我看了你的嬌嫩、使我陶醉了、看了你的挺拔、也就起敬、呵、純潔的玉閣啊、這樣的混濁的世界、那裏能久存你的蹤跡』、別字混字仍未改去、固也、即其餘於白話文之修詞學、叛徒於八詞尚未深諳、因猶不足語此、但其中有一『呵』字、不知究作何解、或黑甜君僅指出『白混簿』三字、而未指出此字、故叛徒未及查字典改正擬而耶、鄙人讀書不多、僅知呵字有下列數種意義、㊀笑聲也、如呵呵、㊁怒責也、如呵叱、呵止、呵喝、㊂噓氣也、如呵凍、呵氣等、則叛徒詩中之呵、作笑聲解乎、下文未容有笑意、且單用一呵字、無作笑聲解、作怒責解乎、語氣又不符、作噓氣解乎、更爲可笑、或叛徒另有特別相當之叛解耳、或叛徒更正之信、又有人硬改之耳、或叛徒亦可委爲筆誤耶、如其叛徒皆曰否、則通與不通、世評不必評、叛徒其自評之、

（五）質黑甜……（冷笑生）

鄙報近載足下與藝術叛徒討論各稿、均曾拜讀、竊有所不解者、即足下一再指摘叛徒『混濁』之混爲別字、是蓋別字云者、譬如字應作此、而誤書彼、彼此又絕無相通之可能、或則增減字體、換言之、即所謂錯字也、今『混濁』之混應作渾、而非混、誠如子言、然即作『混濁』亦未嘗不可、因渾混本可相通、字典載之甚明、足下亦知之、（見大著更正之更正）而又遽指爲別字、何也、當知可通而非正體之類字、斷不能謂別字也、且世之執筆者、作字類此者多矣、由於習俗相沿而然、足下又安能一一加以考證、而獨於叛徒乎何尤、以上云云、不過據理直陳、並無偏袒作用、倘肯進而教之、幸甚、

□寶前（續）　（公瑚）

一日廟中人集資拜懺、所以求福消災、重典也、就食廳爲懺場、座懸罡容盛裝之祖師像、廳前設大香爐、未丞信士弟子畢集、亦得于此附焚冥鏹、以慰之神、神收其鏹、並錫以福、猶之活佛於進一卡片隨從歡迎者之都贈以一方哈達也、羽衣道士列跪誦經、汗涔涔下、濕濡襟袖、意者祖師之法雨靈施、誠敬者之得首承其澤歟、工作之暇、閑而觀者如肉屏風、一女工持帚、不能前、默其焦急、予適見之、趨前、戲謂之曰、曷不派代表、女從予言、果付一人將去、予又曰、必須躬往拈香、使祖師識爾之面、受之無愧、否則來歷不明、祖師正神、必不肯收、女俯首略思、笑謂予曰、祖師不收、將君何如、予佯怒、纍案上硯欲投之、女避避、不意足滑於石、花搖柳曳、幾作玉山之頹、適一人趨過、得不傾跌、女思攀附其身、距意不暇擇、遽抱其袖、溫軟如綿、蓋亦心知、無如傾跌之危、間不容髮、失此憑藉、勢且不免、不得不權借區區以爲千鈞之繫、比至立定腳跟、始行於下、然已紅潮暈頰、無任嬌羞、觀者、見此趣劇、無不掌聲雷動、歎爲得未曾有、意者祖師之惡作劇、以爲不誠敬者戒耶、

□月夜舟中口占（素蓮女士）

一舟江上泛。數客夜深眠。槳聲天都碎。蓬開月自圓。茫茫成四顧。臨風拂綺絃。

太平洋新片火裏罪人之一幕

□張聾彭玩盜　（公瑚）

中醫張聾彭、出必乘輿、輿前懸燈籠二、標其姓曰張、他醫或有效顰、而婦孺之見之者、輒莫不指點告語曰、此張聾彭醫生也、其著名若此、於是遂爲盜匪所注目矣、一日、張宅忽來偉丈夫二人、家人不知其爲盜、爲介於張、盜一見張、探囊出手槍銖然、曰、聞先生三指所入甚豐、請假三千元、以濟窮乏、然知鉅數、咄嗟亦難立辦、我輩尙有他事、當以翌晨十時來取、其先鍁欸以待、張曰諾、明日、果準時至、張慨然如數予之、匪張之輿夫擬以報捕、俄而捕探齊集、盜去未遠、遂拘之、張駭曰、此何爲也、探曰、君之輿夫報有盜警、盜已成擒、欸猶在也、幸不辱命、張怒指輿夫曰、爾何所見而云然耶、此鄉間壻親、取欸爲先人營葬處、乃以爲盜、盜果何在、隨向二盜道歉、揖之就座、輿夫瞠目、嘿不敢聲、捕探亦以爲誤、作鳥獸散、盜孩然出諺曰、先生仁人也、微先生某等性命且不保、敢擾先生

完全華商

前天、我們公司裏接到一封江西路A字一號信源行的來信、信裏是一張亞細亞防疫臭藥水的傳單、信封背後、上半面是營業種類、下半面是完全華商四個大字、這四個字、是另紙貼上去的、那時我就想、去年信源行和五洲藥房、兩方面曾在新申兩報登了幾十行的廣告、打過筆墨官司、好像信源行常常把大英兩字做招牌呢、於是把貼上去的完全華商撕下、一看完全華商的裏面、印着敝廠與上海大英自來火行訂立合同、獨家承包、其滅菌清毒偉大能力之煤黑油精、評名克廝素……』至此、我恍然知道、信源行確是完全華商、不過臭藥水的原料、向大英自來火行、訂立合同獨家承包了吧、信源行恐怕熱心過度的份子、即指該臭藥水謂非國貨、所以只得把完全華商四個字來遮蓋遮蓋咧、（古逆）

□扑洛　（雷公）

某報第十九期、刊有錢寶珠之小照、且爲之記曰『錢寶珠、號扑洛、形其隨時可插入通電也』、頗有疑焉、爲扑洛考、以質之插入扑洛而通電者焉、

扑洛、「Plug」音譯也、扑洛孔、Plug Hole之音譯、而又意譯也、兩者形不同而用相需、體雖離而終合、雖相合而無永不相離者、考其用、所以通電也、扑洛必就扑洛孔而插入之、而後電流通、於是電局之動也不已、周身愉快、於是電爐之熱也百度、遍體溫和、考其形、扑洛、長而作圓柱形、扑洛孔、圓而作穹窿狀、前者之功用在插入、故其形也長、非然者、將何以深入其裏、後者之天職在受扑洛之插入、故其孔也深緊、非然者、電流何由通、如電局之愉快與電爐暖熱之感、又何由而生耶、扑洛之形也如此、其用也如彼、錢保珠之所以稱爲扑洛、其殆扑洛孔之謂與、否則如何、可如某畫報之所謂隨時可以插入通電也乎、願借繹掉入此曾號扑洛者之人、有以語我來、

□毛病　（侯丹）

記得今春有一十三科專家醫生、大用其麻黃、將一位在廣州政府充當飛機隊技師的某君活活醫死、一時醫界嘩然、近復有一位婦產幼科毛先生、又出了一椿毛病、可謂無獨有偶、毛先生的毛病、雖不是濫用麻黃、但是涼熱亂投、藥不對症、豈不是一椿奇事嗎、他平日風朗甚健、每次診費、拔號連汽車、須一十六元、蹤高氣揚、不可一世、而病家猶趨之若騖、毛有一愛婿、每遇疑難病證、不肯另請高明、其一、由於自命神手、其二、實是一個黑漆皮燈籠、此番楊姓之子、拔號一日連拔二次、毛總言毛病不要緊、保人不保錢、直至楊家子一命嗚呼、楊氏復拔號以賺毛乎、毛乃卡托烏烏而來、猶不知其子之已死也、聞內堂哭聲、始知出毛病、乃大窘、楊姓定欲治毛以庸醫殺人之罪、將毛所開藥方、交與醫藥會審査、毛乃貼耳俯首、毛骨悚然、未知結果如何、容再續誌、